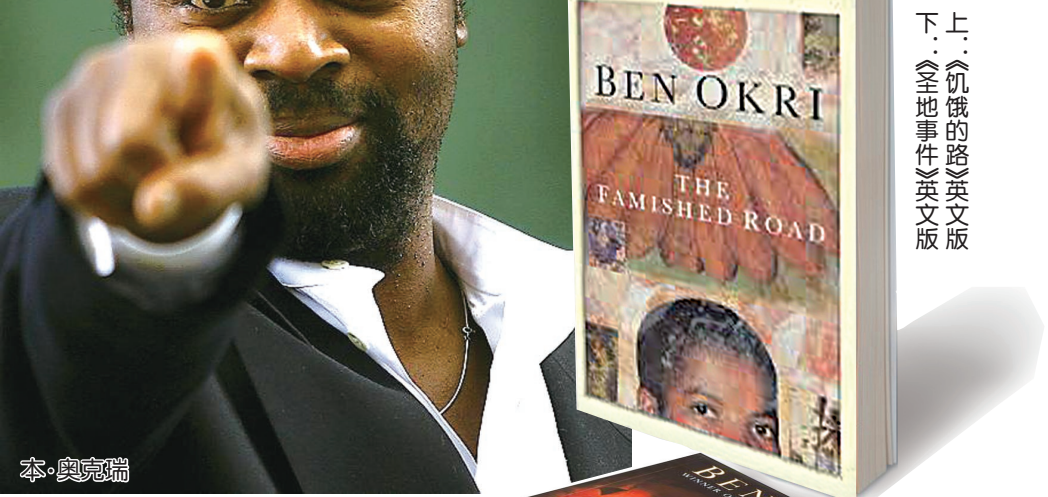


尼日利亚作家本·奥克瑞：
“命运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李浩瑜



已故“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阿契贝在一次访谈中曾说，尼日利亚文学的火炬正从他这一代传到年轻一代的手中，被问及谁代表着新一代，他特别提到了本·奥克瑞。阿契贝此言不仅让人们关注到奥克瑞出众的才华，在更深的层面上看，这更是一种信号，它标志着掌握新方向的年青一代作家的出现。而本·奥克瑞显然是这一代人的领军人物。

本·奥克瑞出生于尼日利亚一个乌尔霍伯族家庭，出生后不久父亲赴英国学习法律，奥克瑞早期是在伦敦南部的佩克汉姆度过的。7岁随父母回到尼日利亚。尼日利亚内战的阴影笼罩着他的童年时代，他的学业时常因战火中断，大部分教育实际上是在家里完成的。借助于父亲从英国带回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和母亲讲述的非洲神话故事，奥克瑞完成了他最初的文学启蒙。高中毕业后，奥克瑞在一家油漆店做了店员，此时的他已经开始向社会和政治类的杂志投稿，然而其中大部分都被退回。后来他在此基础上创作的短篇小说，却受到了女性杂志和晚报读者的欢迎。19岁，奥克瑞怀揣着处女作《花与影》的手稿再次来到英国，在艾塞克斯大学攻读比较文学。两年后，《花与影》得以出版，并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此后，奥克瑞创作小说、诗集等20余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长篇小说《饥饿之路》。奥克瑞凭借这部小说获得1991年的布克奖，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布克奖得主，此后多年名列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名单之中。

谈及文学影响，奥克瑞坦言，非洲神话和欧洲文学对其创作影响至深，是其创作灵感的主要来源。从题材上，奥克瑞秉承传统，仍关注尼日利亚

的社会现实问题，然而在创作手法上，他突破了非洲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极大地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他的早期作品《内部景观》常被用来与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做比较。在《饥饿之路》中，奥克瑞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非洲口述故事传统，尤其是当地的约鲁巴文化巧妙结合，评论界将这一独特的写作手法称之为“非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甚至将它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相提并论。奥克瑞本人却不认同这一标签，他强调自己并无意于创造一个平行于真实世界的魔幻世界，神话和地方信仰也是真实世界、都市生活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定义，《饥饿之路》无疑是非洲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卓越的想象力和夸张的手法，将现实主义和约鲁巴神话融合，展现了民族的生存困境，更对民族的性格及其对于自身命运的理解进行了深入地刻画。小说的主人公鬼孩阿扎罗来源于尼日利亚的约鲁巴文化中“阿彼库”神话。神话中，夭折的婴儿幽灵在幽灵国王的命令下，要不断轮回转世。而书中的阿彼库却是幽灵世界的反叛者。为了疼爱他的父母，他背弃了跟同伴的誓约，从此驻留人间，忍受命运的残酷和人间的冷漠。小说中现实与梦境、神话混合交融，混淆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在他们的世界中，神话传说都是他们现实的一部分，更是他们理解命运、承受并消解苦难的方式。

早年在尼日利亚历经战乱、贫困、饥荒，在英国求学期间又过了多年贫苦生活，这让奥克瑞对贫困有深刻的理解。当评论界盛赞他作品中不凡的想象力时，他却这样说：“贫民窟的居民都是最精彩的幻想家，在那里充满一股非比寻常的活力，也就是充满想象力的生命。当你就是那个穷人时，所有你拥有的就是对想象的信仰。”在《饥饿之路》中，他如此写道：“我们是上苍创造的奇迹，注定要品尝世间的苦果。我们都是珍品，总有一天我们的苦难会变成世上的尤物。”“我也听到了鬼魂们的歌唱。它们告诉我：生活着是美好的。它们鼓励我温柔地，带着火一样的激情去生活，永远不要丢掉希望。这里有奇迹存在，惊喜就在你看不见的万事万物之中。大海里自有好歌无数，天空不是我们的敌人，命运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们鼓励我温柔地，带着火一样的激情去生活，永远不要丢掉希望。这里有奇迹存在，惊喜就在你看不见的万事万物之中。大海里自有好歌无数，天空不是我们的敌人，命运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可能是由于《饥饿之路》名气太大，人们往往忽略了奥克瑞其他的优秀作品。早期的两部小说出版后，奥克瑞一直在寻求新的文学方向。在首部短篇集《圣地事件》里他开始尝试新的叙事技巧，并将视线投向更广阔的世界，为《饥饿之路》的创作做了充分的准备。此书出版后评论界称赞“奥克瑞具有讲故事人的两大天赋：无瑕唯美的简洁明了；变色龙般的能力”，小说集同时获得了《巴黎评论》阿卡汉小说奖和英联邦作家奖两项文学奖项。书中的8个短篇故事发生在尼日利亚和英国两地，讲述的是普通人在贫困、战乱、暴力等多重重压下的日常生活。

《桥下的笑声》以孩子的视角讲述了尼日利亚内战中发生的事，战乱中断了主人公的学业，回家之后发现朋友莫妮卡的兄弟被杀，莫妮卡发誓要为他报仇，却因暴露了自己来自叛乱部落的身份被士兵带走。从这篇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幼年生活的影子，孩子的视角也为观察和解读尼日利亚内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聚合的城市》里，汇聚了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各色人物：贩卖走私货物的小店主、基督徒阿

迪高，兜售保镖业务的摔跤手，饿倒在路边的流浪汉，帮忙疏通关系、赚出走私货物的联系人……国家元首一门心思琢磨着如何隐瞒自己挪用的公款，教会则忙于做奶牛的生意，无暇顾及濒临破产的门徒——自称“上帝的人”的阿迪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焦虑下，每个人都呈现出一种漠然的冷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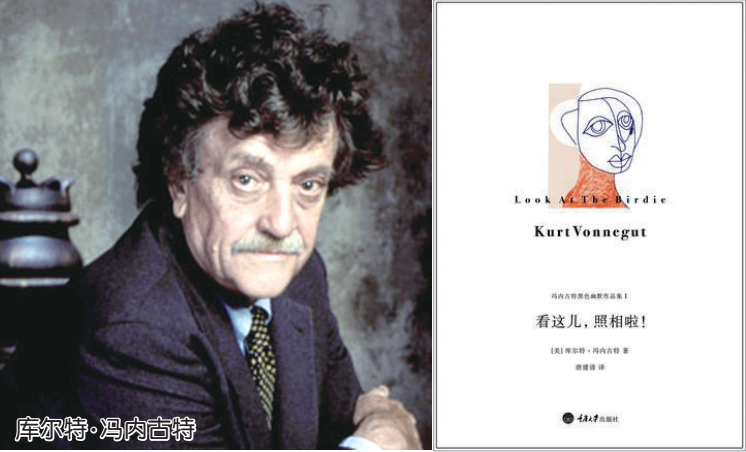
在短篇小说《圣地事件》中，主人公在失业之后落魄地回到家乡的小村落，见到了叔叔“雕像师”，“雕像师”给予他宗教仪式的洗礼，并告诉他要经常回来，那里是他的力量之源。相信读者无法搞清主人公在小村落里的经历是真实的，还是出自他的想象。而作者却如此写道：“世界就是圣地，圣地就是世界”。圣地所见也是世界所见，圣地的问题即世界的问题。如果说，奥克瑞的早期作品只专注于体察非洲的命运，而到了这里，作者已展现出更广阔的胸怀。

《差异》和《一段秘史》都讲述了有关非洲移民在英国遭遇的困境。在《差异》中，饱受饥饿折磨的主人公流浪在英国街头，经济上的窘迫和文化的差异都令他感觉自己始终是个局外人。《一段秘史》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非洲移民被迫迁移，留下的住所成为一个巨型垃圾场，承受着周围居民的诅咒。垃圾场最终被夷为平地，连同他们曾经的印记一同抹去。

作者书写苦难，眼光却不囿于苦难本身。奥克瑞将宗教、神话、传说、梦境等引入现实的描述中，主人公常常用这种方式解读不幸与苦难，希求从中找到生存下去的力量。因此，在《圣地事件》这部作品集里，绝望与希望共生，磨难与领悟并存，而这种乐观主义色彩也成为此后奥克瑞作品的一大亮色。正如在《桥下的笑声》里，主人公看着桥下漂浮的一具具尸体，誓言“小辈终将成人”。而在《售梦人的八月》里，兜售梦境的人从失业、失窃等多重打击下恢复过来后，领悟到：“我的生活是一场持续不退的高烧，现在我觉得自己正在逐渐痊愈。”在奥克瑞的笔下，“生活着是美好的”，纵然有苦难，也应该“带着火一样的激情去生活，永远不要丢掉希望”。

瞭望台

《看这儿，照相啦》：在进化欢腾中洞彻社会隐忧



2007年，作家冯内古特去世。有人认为“是上帝把他喊了去，说话解闷儿”，不过，这绝对是读者的巨大损失。因为冯内古特之后，很少有人能够帮助我们卓有成效地对抗荒诞残酷的现实生活。

作为一种“绞刑架上的幽默”，冯内古特没有回避生活中的灾难、荒诞、绝望。他的小说具有浓重的科幻色彩，以喜剧形式表现悲剧内容，对工业文明和社会心理的变迁做出了悲观的预言：“第一次工业革命淘汰了人类的肌肉，第二次工业革命淘汰了人类的智力，第三次工业革命……哦，在一个工业和革命、电梯和永磁电机的世界上，是不是还允许存在一个角落，让人类卑微的、软弱的、难于启齿的感情，能幸运地，生还？”

“生还”是解读冯内古特的钥匙。“这是一个病态的城市，成千上万的人精神不正常，对他们来说，无药可救。这些可怜和孤独的人，大多数人讳疾忌医——我要帮助的就是那些人。”危机感源于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批判与反思，在进化的欢腾中，冯内古特洞彻了社会的隐忧和人群的焦虑。

《看这儿，照相啦！》所选的14篇小说均是冯内古特的遗作，该书是在其离世后第一次结集出版。数字时代给人们提供方便的同时，也将诸多习与恶癖暴露在天光化日之下。《康飞多》(Confide)写一种超现实的发明，不自觉地透露出持有者思绪的波动，一家人陷入暴露真实的恐慌之中，本想靠此发家的父亲不得不将它埋葬。

健全并非完美，精神的冷漠让城市人沾染了钢筋水泥的气质。《费巴》讲述人在空旷的回声与失落的死寂之中偶得的欢愉，法兹看管着设施齐备却只有他一人的庞大楼宇，前去求职的女孩却把一片死寂的大厦变成了乐园。生活是苍白的，只有猛烈的动作和尖锐的声音才能唤起人们的一瞥。《屋顶上的喊叫》揭开了华丽商业包装下所谓名人难以被他者理解的不安，充斥着仇恨、嘲笑、嫉妒和色情炒作的作品让大众不得不将矛头对准它们的始作俑者，文字堆砌的世界遮蔽了真相，翻开最后的底牌，却是寥寥无几的凌乱素材。

落寞的人们有时在他者的虚空中寻求自我的精神胜利，只是手段低劣不堪。《看这儿，照相啦！》延续着精神疗伤的主题，一个无证行医的骗子，几乎害死了每一个前来就诊的人，指使妻子为被他列为危险偏执狂名单中的人们拍照。陌生人自相残杀毫无顾忌，过往的情感也抵不过当下圆一个谎言重要。当人对文明麻木时，还有恶犬相助。《一个报章的名誉》写出了人类的骄傲、人类的耻辱。查理警长因调查蓝脸酒店放荡女招待死亡案件探访嫌疑人厄尔的家，起初阴错阳差误会是报道马克，之后才还了他一个公道。最终，厄尔逃跑时被爱犬撒旦咬死。厄尔让全村人恐惧，而撒旦却是第一个让厄尔读懂恐惧为何物的。

一切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但人们还能在欢腾之余淡定思过。《宇宙之尊》的出现，似乎正是冯内古特旨在每个人心中树立起的神祇，一对养尊处优的夫妇坚信“污秽的事情只能发生在污秽的人身上”，直到偶遇落魄的药剂师。丈夫开始身体力行，体验像药剂师一样颠沛流离的生活，妻子则执笔书写萧条年代里城市富人的浅薄、卑微和虚伪。市井仰望的宇宙之尊，因为一个失败者的出现而顿悟生活的真谛。

“人以蚂蚁为师，只是他们不知道。”《石化了的蚂蚁》教会了人生存的法则，也向人类抛出有关存在的疑问。蚁学家兄弟和政府的矿山监管一同挖掘洞穴中的蚂蚁化石。他们用利器打碎了尘封百年的蚂蚁部落，难以置信地发现：蚂蚁曾经作为个体而生活，创造出可以与人类相媲美的文化——既有横行不法和无情杀戮，亦有书画飘零。盘踞在他们心中的谜团也逐渐清晰：曾经高度发达的蚁族是如何衰落为现有蚂蚁的悲惨、依赖本能的生活方式？有关文明退化的反思似乎由远古的蚂蚁群落给出了回答。

《葡萄叶：百年阿拉伯裔美国诗》

第一部系统阿拉伯裔美国文学选集

□马 征

1988年，由格雷戈里·奥法里和沙里夫·艾尔穆萨主编的《葡萄叶：百年阿拉伯裔美国诗》(《Grape Leaves: A Century of Arab-American Poetry》)出版。这是英语世界第一部系统的阿拉伯裔美国文学选集，选集在阿拉伯裔美国文学的界定、阿拉伯裔美国诗人及其诗作的选择等诸多方面具有开创性价值。

选集的正标题“葡萄叶”是阿拉伯世界的一种常见食物。在1994年出版的第二部阿拉伯裔美国文学选集《为我们的祖母所做的食物——阿拉伯裔美国和加拿大女性主文写作》中，编者乔安娜·卡迪这样解释“葡萄叶”的含义：

那种植物(葡萄叶)的形象，就像一个坚忍的幸存者，盘旋绕绕地交织错节……就像我们的身份，不清晰、不容易界定。它们是复杂的，多层面的和矛盾的。

该选集有很强的主体建构意识，这奠定了此后阿拉伯裔美国文学选集的基调，阿拉伯裔美国作家要有意识地建构自己独特的写作主题、思想、风格，从而建立自己的文学，使自己的文学成为建构阿拉伯裔美国身份的一部分。该选集中观照阿拉伯裔美国文学的传统文体——诗歌，认为诗歌代表了阿拉伯裔美国文学不同于当代美国文学主流的独特性。编者认为，美国其他任何一种少数族裔，都不如200万阿拉伯裔美国人，对诗歌怀有“天然的和深切的热爱”，并进一步强调了诗歌所代表的阿拉伯民族的特性：它不像美国，诗歌仅限于精英化的学院，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是人们重要场合的沟通者。该书编者谈及叙利亚某地的葬礼，诗人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就连葬礼中的哭声，音调变化都似乎有着诗的节奏。

选集从多层次面对阿拉伯裔美国诗歌进行了界

定。首先，创作者的阿拉伯族裔身份是主要划分标准，因而选集还涵盖了早期阿拉伯裔美国诗人的阿拉伯语作品的英译文。从时间跨度和遴选作家来看，选集将20世纪早期的阿拉伯移民诗歌当做阿拉伯裔美国诗歌的源头，这一划分方法为阿拉伯裔美国诗歌史的界定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在遴选作家上，选集按照20世纪上半叶的早期阿拉伯移民诗歌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当代阿拉伯裔美国诗歌两个阶段，共遴选出20位诗人的作品。早期阿拉伯移民诗人包括：爱敏·雷哈尼、哈利勒·纪伯伦、贾米尔·霍威、米克哈伊尔·努埃曼、埃利亚·艾布·马迪。在这5位诗人中，除了前两位是运用英语和阿拉伯语进行双语创作以外，后3位都主要运用阿拉伯语进行写作，选集也主要选了这3位诗人阿拉伯语作品的英译文。选集遴选15位活跃于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主要运用英语进行创作的诗人，作为当代阿拉伯裔美国诗歌的代表人物。除了族裔身份、创作数量、在美国文坛的获奖和知名度情况，内容和美学维度也是选择作品的一个参照标准。选集探讨了百年阿拉伯裔美国诗歌所关注的共同的主题、意象和问题：

有趣的是，除了阿拉伯族裔和美国公民的身份，这些作家拥有诸多共同之处：家庭；国际主义；形而上的追问；思乡；尤其关注不公平、暴力和国际冲突；热爱花园和舞蹈。通过创作，他们也不自觉地构建出一种相互间的商议态势。例如，从雷哈尼的挽歌《纪伯伦》到尤金·保罗·纳赛尔对纪伯伦的揭幕(《与哈利勒·纪伯伦一辩》)，再到沙里夫·艾尔穆萨的诗作(《在同一张床上做梦》)。

选集第一次在美国文学的视野中观照阿拉伯裔美国诗歌。诗集的“序言”在一点评所选诗人及其创作时，不时将之与美国作家相比，并时而联系

他们在美国的接受状况，这都表现出编者在美国文学史的框架内评价和观照阿拉伯裔美国文学的自觉意识。而这些“点到为止”、三言两语的评价，在阿拉伯裔美国文学研究无疑具有开创性，很多问题至今仍未得到真正深入的研究。

例如，在谈到纪伯伦时，编者认为，既往的评论者突出惠特曼、济慈和雪莱等浪漫主义传统对纪伯伦与其他叙利亚移民作家的影响，这未免有些夸大其辞。事实上，他们所受同时代的美国诗人艾略特、庞德等人的影响却常常被忽视。编者这样评价纪伯伦在美国读者和批评界的地位：

在美国，纪伯伦的作品是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出版社历史上最热销的书籍，然而在文学界，他即使不被轻蔑地对待，也至少是被忽视的。在所有作家中，他最令人感到陌生，仅仅在一些文本中散见过一些他创作的诗作。本选集是首次将纪伯伦的作品收入一部严肃的美国诗选集中。

而在评价其他作家及创作时，编者不仅讨论他们在美国的接受与地位，还时时将之与美国作家相比。编者称，雷哈尼的小说《哈立德之书》中，流露出模仿惠特曼《自我之歌》的痕迹；而努埃曼的诗作《我的兄弟》可以与最优秀的英语反战诗相提并论；埃利亚·艾布·马迪被称为阿拉伯世界的罗伯特·弗罗斯特……

在遴选诗人和作品上，选集常常以美国读者最熟悉的纪伯伦作为参照，这也体现出选集的美国文学背景。例如，编者称一些笔会作家的诗作虽然超过了纪伯伦，但他们在美国却并未被关注。编者在谈及霍威入选的原因时写道：虽然霍威的作品不多，但这位“在纪伯伦的时代”写作的作家，能为我们了解“纪伯伦圈子”以外的阿拉伯移民社团，提供一个有趣的视角。

书 讯

《幻世浮生》

中译本出版



日前，詹姆斯·M·凯恩的作品《幻世浮生》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詹姆斯·M·凯恩的写作生涯从记者开始，后一度在好莱坞担任编剧。他创作的小说《邮差总按两遍铃》被文学史家认为是“黑色文学/电影”的开山鼻祖。之后，凯恩又创作了两部风格相近的黑色小说《双重赔偿》和《幻世浮生》，根据这两部小说改编的电影都成为影史经典。

《幻世浮生》的故事从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代开始。中产主妇米尔德里德与丈夫伯特因为家庭经济形势的陡然紧张而不得不黯然分手。米尔德里德独自抚养两个女儿，屡次因为失业而几乎山穷水尽。支撑着她的动力是大女儿维姐漂亮聪颖的天资、过人的音乐才华和某种似乎超越她现有阶层的傲人气质。为了维姐，米尔德里德点燃了自己所有的能量——无论是当侍应还是开店，抑或利用自己的美貌勾引男人，最终都是为了成全维姐的野心。然而，米尔德里德渐渐发现自己一步步走进了自挖的陷阱……

